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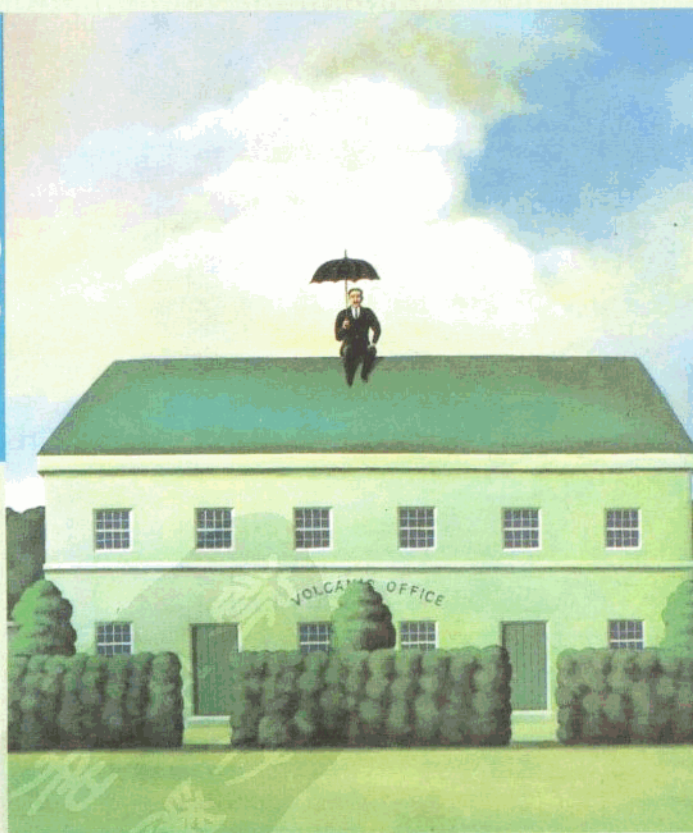
金恆煒・編

一週大事

第八屆時報文學獎得獎作品集

人間叢書 908

從這些來自各種不同角度、不同觀點、不同背景的文學作品，我們不但能看到文學本身的動力，也認識了文學反映社會的功能。



人間叢書 ①〇八

一週大事

金恒煒 編

第八屆「時報文學獎」得獎作品集

時報出版公司 印行

目 次

編者前言

金恒煒

六

第一輯／〔小說類〕

一週大事（甄選獎）

周腓力

二

・評審意見／龍鹿台

人生（評審獎）

盧非易

四

・評審意見／水晶

喪逝（評審獎）

藍博洲

七

・評審意見／金恒杰

「憧憬船」等四篇（推薦獎／存目）

七等生

一〇四

・評審意見／馬森

第二輯／「散文類」

竹之情（甄選獎）

· 評審意見／方瑋

詹西玉 一三

沉痛的感覺（甄選獎）

· 評審意見／林文月

銀正雄 一三

萍水相逢（推薦獎／存目）

· 評審意見／莊因

蔣勳 一四

第二輯／「新詩類」

蛻之後（甄選獎）

· 評審意見／熊秉明

沙笛 一五

病室詩抄（評審獎）

· 評審意見／陳千武

陳克華 一六

十年看山（推薦獎／存目）

· 評審意見／顏元叔

余光中 一八

第四輯／〔科幻小說類〕

我愛溫諾娜（甄選獎）

葉言都 一九五

・評審意見／張系國

文明毀滅計劃（甄選獎）

駱伯迪 二四〇

・評審意見／張系國

感謝小兄弟（佳作／存目）

高正奕 二六六

渾沌之死（佳作／存目）

許順鏜 二六七

夕沉（佳作／存目）

何復辰 二六八

・評審意見／張系國

第五輯／〔附錄〕

決審委員名單

二七二

編者前言

金恆煒

語云：「詩無達詁」，是說品詩之難。其實不只詩，小說、散文要在幾十篇的決賽作品中，定出甲乙，也常有見仁見智的爭執。即使諾貝爾這樣有歷史，有組織的機構，每年文學獎的得主，不也常受譏諷、抨擊？文學到底不是可以計量的。

「時報文學獎」已是第八屆了，對我們的文學發展到底有什麼助益？一直是我們一再反省、檢討的課題。就文學獎設置的意義上說，希望文學獎能產生主動的力量，使整個文學環境向上提昇，文學環境提昇的結果，進而又能刺激文學獎的成績。以日本芥川獎為例，充分看出芥川獎每一次的公佈，都引導了日本文壇

的走向，而新人也因此「一夜醒來，名滿天下。」

所以，每年時報文學獎的宣佈，固然重要，但評審的重要，也不在得獎作品之下。一個評審過程，相當於文學評論的討論會，我們仔細紀錄、刊佈，不但是要昭信，更主要的是，展露不同評審委員對文學的品味、進路與獨具的慧見，從而體現我們批評的水準。這就是我們所以特別重視評審委員專業素養的原因。

透過激烈的意見交換，參加甄選作品的內涵或有不同的詮釋，其優點缺點或有不同的評價，但皆能一一呈現。不管得獎或落選，讀者能從不同的意見中，知道原委，至於遺珠之作，也不掩其灼灼之華。對有志從事寫作者，評審意見多少有啓發之功，因之，對文學的發展，文學獎也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——這是我們兢兢業業，努力將事的動力。

非常感謝所有參加甄選的作者，豐富了我們文學獎的成果。

非常感謝諸位評審先生，在暑暑中提供的智慧與所盡的心力。

非常感謝人間副刊全體同仁，沒有大家通體合作，這樣艱鉅、複雜的工作，不可能有如此完美的成功。

〔第一輯〕

小說類

第八屆「時報文學獎」小說類得獎名單

• 甄選獎：一週大事／周腓力

• 評審獎：人生／盧非易

(兩名)

喪逝／藍博洲

• 推薦獎：「憧憬船」(等四篇)／七等生



周 腓 力

〔小說甄選獎〕

一週大事

周腓力

周腓力，民國廿五年生於上海，四川資中人。卅六年隨父母來臺，就讀師大附中。四十七年臺大外文系畢業。六十一年携眷前往琉球，六十五年赴美，定居於洛杉磯市華埠，目前在美開設小型服飾店。曾於「中外文學」發表短篇小說「洋飯二吃」，並選入爾雅版「七十年短篇小說選」。本文為第二篇作品。

「爸爸，快起來，已經七點鐘了！」

最初我只聽見蚊子叫一般的細聲。但是叫喚一直在重覆，而且每重覆一次，其音量就增加幾分。等它重覆到約二十次的時候，我已經聽得出是珍珍的聲音。她正在向我施行「起床叫」。這時我週身酸軟無力，而且睡意正濃，所以我佯裝聽不見，想在床上再賴上一陣。

呼喚停了一會，但又響起：

「爸爸快起來！媽媽說，今天是星期六！」

「星期六」三個字使我這個軟體動物，一變而成了生龍活虎。我從床上跳起，並以三分鐘時間完成入廁、梳洗和穿衣的工作，然後奔進廚房。

這時強強、珍珍和妻三人正坐在廚房小桌上吃飯。平時我是不跟妻打招呼的。今天星期六，我有必要向妻獻殷勤，所以我破例請安：

「胡瓜，你早。」

顯然馬屁拍在馬腿上了。妻只顧低頭吃飯，而且還埋怨：

「珍珍叫了二十一聲，你才起床。一點朝氣也沒有！」

「我在早上就是沒有朝氣，到了晚上就有朝氣了。」我自相矛盾的說：

「晚上？」妻不懂。

「不錯。別忘了今天是星期六。晚上還有『一週大事』待辦呢！」

「不要臉！」妻叱道：「我看你呀，滿腦子邪念！」

妻的語調似是嚴厲，不過她嘴角却有一抹淺笑，而且說完話又向我拋媚眼。這是好徵兆。只要今天一天當中不惹她生氣，晚上真是大有可爲呢！我禁不住感到興奮。

早餐菜是一鍋紅燒牛肉，而且是連鍋子一齊放在桌上的。我自己從大同電鍋裏掏出一碗乾飯，然後就座。

吃第一口，我就發覺飯是生的。淘米煮飯是強強的任務，所以我對強強說：

「喔，強強，你煮飯煮得太生了。」隨即又轉向妻一語雙關的挑逗：「胡瓜，你知道嗎？強強還未學會我的『生米煮成熟飯』的本領呢。」

妻不准任何人（包括我，我的父母，她的父母）批評她的小孩。她不理雙關語，只顧咆哮：

「喔，你這個人有沒有良心？強強今年才五歲多，早上六點鐘就要爬起來煮飯。你還想他煮一頓滿漢全席給你吃嗎？你也不想想，你自己五歲的時候，你是在幹什麼？」

「五歲的時候嘛，」我一本正經回答：「我是健康寶寶。」

吃完早飯是七點半。一家四口鑽進破舊汽車。妻一坐進汽車，好像屁股着了火，又一躍

跳下車去。對了，她要重新回屋去察看一下，看看瓦斯爐關熄沒有，看看門窗上鎖沒有。等她第二次上車，才算是真正的上車了。

車行十分鐘，我們到達第一個預定目標——「小卡爾斯快餐店」(CARL'S JR.)。妻下車進去買四盒生菜。我和珍珍、強強照常留在車上。

我們每週工作七天，每天工作十小時，所以在吃的方面，只好從簡。我們每頓不是吃紅燒牛肉，就是紅燒肉，或者是紅燒鷄。但是炒青菜是吃不到的，因為沒有時間洗菜炒菜。爲了補充營養，在每天早上全家去上班的途中，就不得不順道到「小卡爾斯」彎一下。「小卡爾斯」二十四小時營業，主要賣漢堡包，同時也備有生菜盒出售。一盒生菜值一元五角，裏面有紅蘿蔔、黃瓜、番茄、紫包心菜、萵苣葉、紫苜蓿芽。營養是足夠了，只是不好吃，我們初來美國之時，妻說這種生菜是豬飼料。沒料到日後我們天天都吃豬飼料。

不一會兒，妻捧着四個生菜盒走出來了。今天很奇怪，她出來的表情是喜孜孜的。等她在前座坐定以後，我一邊開動車子，一邊問她：

「你笑甚麼？」

「今天運氣真好。店員小姐算錯了帳，多找給我兩塊錢零錢。」

「哎呀，你應該把兩塊錢退還給人家才對呀。否則他們算帳時發現少了錢，那位小姐要

賠出來的呀。」我不以為然。

「你少假道學！」妻不服：「假如是我們自己的店，我們多找了錢給客人，客人會不會退錢？」

「你不是說你從來不算錯帳、找錯錢嗎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車子滑上十號高速公路。走這段路程的時候，正是珍珍、強強和妻趁機吃「豬飼料」的時刻。我不再嚕囑。車子朝洛杉磯市進發。

我在高速公路和洛杉磯街交會處駛上了市區道路。經過幾個紅綠燈，就是洛杉磯街和第四街的交口。交口北角是「午夜收容所」(Mid night Mission)。附近的人行道上，像平日一樣，坐着、臥着，或半坐半臥着一簇一簇的流浪漢。流浪漢當中夾雜着幾個流浪婆。不過他(她)們都是又髒又臭。在容貌和氣味方面，「漢」與「婆」是難分難辨的。我向左轉進第四街。第四街兩側的人行道上，也是黑壓壓的一片「漢」與「婆」。他們須等到十一點左右，才會移到「午夜收容所」門前，去排隊等吃免費午餐。

這個區域正是洛杉磯市的 SKID ROW，我勉強譯為「浪人之街」。慈善機構在這裏設立了七個流浪人收容所，免費供應一日兩餐和晚間臨時鋪位。「白吃白住」的號召，使浪

人成羣結隊湧到這裏。浪人一到，非浪人就逃，所以在一九六〇至一九八〇年之間，這整個範圍內的店舖和旅館，十之八九都是用木條封閉着的，無人問津。入夜以後，這地區更是浪人相互追逐打殺的場所。一九八〇年間，幾個從臺灣來的勇敢的中國人，視死如歸，首先發難，到這區來開設玩具批發店。他們當時主要是貪圖租金便宜。據說在那一年，一間三千平方呎帶倉庫的店面，月租僅只一百五十元。出人意料的是：一年以後，這幾個貪便宜的傢伙居然都不死。這樣一來，其他從臺灣來的不太勇敢的中國人（包括我），都放心跟進了。我們是一九八三年初才來的，在第四街上找到一間兩千五百平方呎帶倉庫的店面，東邊還加上一個停車場，有十八個車位，月租總共四百元，算得上便宜了。

當然便宜沒有好貨。這間長年塵封的店舖，在承租當時，地面上的灰塵賽過月球表面。密佈的蜘蛛網，需用武士刀才能斬斷。自來水管銹壞了。在廁所裏開水龍頭，水龍頭不出水，反而天花板上出水。廁所既然無水，難怪抽水馬桶裏囤積着陳年老「糞」，而且已經變得像花崗石一般堅硬（洛杉磯氣候乾燥）。後來是用電鑽把它震碎成塊，然後逐塊搬運出去的。

我們的房東是猶太人。八十九歲高齡，還要在棺材邊緣伸手。他把一九八四年房租增成八百，又把今年的房租調整到兩千五百。看來他是吃定了我們，而我們最後也決定被他吃